《博尔赫斯的面孔》：过把文学瘾

——思南读书会，格非亮新书

◎ 王 璨

《博尔赫斯的面孔》前半部分，写游记，忆旧闻，谈天说地，读者读得顺畅，一读到底。但越往后读，杂文集进入评论阶段，我们看到博尔赫斯、卡夫卡、乔伊斯、麦尔维尔等众多国际面孔，也穿插出现废名、鲁迅、聊斋志异、唐人传奇等等诸多中国经典文化的影子。阅读速度慢下来，不得不慢下来，需要反复咀嚼，努力理解。格非说，“如果要我说自己关注什么，那就是我等待着读者阅读以后的参与或回应”。

“相遇”文学的黄金时代——近日的思南读书会上，毛尖一身休闲，毛氏风格眼镜，暗格围巾，俨然就是个乖巧学生，毛尖说，我今天坐在这里，首先是作为学生代表，我给学生上课，他们常常追问：“在先锋小说家中，格非的形象因为连绵不断的‘格氏迷宫’而颇显神秘，对‘迷宫’游戏的热拥，初读时有一种新颖阅读的好奇，但紧接着再读，问题来了，会感觉艰难晦涩，故弄玄虚的阅读障碍让读者望而生畏。”毛尖边说边侧过一张巴掌小脸，问格非：你是不是故意？大家笑。格非说：“时间链条和过去某个时刻重叠，我写作时，刻意置身于遥远的过去，但我又的的确确生活进行在自己的时间里，任意让时间停滞或加快，时间可以无限扩张分切，文字是载体，总有缝隙可以容身其中。我喜欢博尔赫斯，也首先是博氏让时间由向量变为矢量，从线形变成无线，只有文学作品中的时间，可以任意收缩或膨胀。”格非讲话语速极快，说得口干，他停一停，桌上的咖啡拿起来喝一口，接着说，“我不太喜欢过于流畅的小说，我希望通过一种刻意的文字留白，让读者自己去思考，边读边想到自己，最后能记住我。”

《博尔赫斯的面孔》是格非最新出版的非小说文集。有人问格非，是不是从小就有作家梦？《博尔赫斯的面孔》里面有专门讲述，格非说，当初上大学的根本原因，其实仅仅只是不愿意去当个木匠，不愿意给“那位既害怕又憎恨的师傅搓热毛巾”。大家笑。即使上了大学，格非继续讲，也常常心生苦闷，因为出身，因为成长环境，因为自卑与内向。读蒂里希《存在的勇气》，里面有一句“不顾非存在之威胁，而进行自我肯定”，格非对自己说，我要给自己勇气。喜欢德国诗人里尔克，书中有一句“一切存在者都处于无庇护状态，人尤其如此。”里尔克说过：“人在最困难的时刻一定要顶住”，于是格非又对自己说，我要顶住，要顶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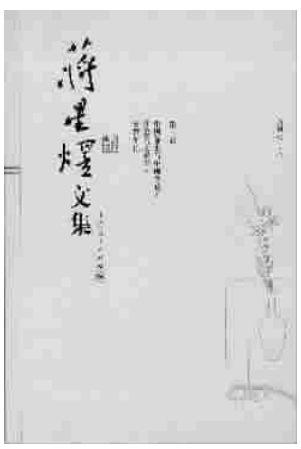
新书以《博尔赫斯的面孔》为书名，足以看得出，格非对于博尔赫斯的喜爱程度。仔细翻阅博氏的短篇小说，会发现时间概念是无限的，是一种主观的混沌，是一种刻意制造出来的“相对静止”。格非说，你总能将它们与哲学神学，甚至数学佛学紧紧联系起来。博尔赫斯的小说中，多可以看到东方哲学的影子——博氏曾通读许多关于中国的哲学典籍，他的小说里随处可见的相对主义观点，很可能来自于《庄子》。相似于“一尺之棰，日取其半，万世不竭”，或者“至大无外，至小不可分”等等。雷同的想法在博氏小说里很常见。格非的不少小说里，主体人物都与“梦”有关，而“梦”绝对是博尔赫斯小说里频繁出现的词之一。“梦”成为

博氏手中一个有力工具，成为博氏故事里神秘的象征物。而格非喜欢描写梦境，是借以实现一种虚实之间的穿梭或穿越。格非说，人生其实很混沌，是必然与偶然的中间结合。世界是必然，但又充斥着偶然。人总在面临未知，担心这个害怕那个。我觉得，这恰好迎合了博氏的“宿命论”。格非笔下的意象，以及对博尔赫斯的独特认识，钟情于博氏创作，或许已经超越了创作潮流本身。“个体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所面临的最大危机，也许还不是死亡和毁灭，而是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：你活着，但实际上却并不存在。”格非是那种虽然成名已久，但仍不断会有“新发现”的作家。时代变迁，他作品中的玄奥，正被当下的生命经验慢慢见证。

读格非的小说，故事玄机不同于侦探小说。他的诡秘具有一种文化神韵。格非的独特在于他的“一成不变”。他的写作态度如此地富有唯美诗意，甚至是一种孤芳自赏。这种写作，与时尚潮流，与商业文化，与意识形态，完全是天地乾坤，无可重叠。这需要一种沉默的坚守。

有人问，既然文学提供给人们的，是解惑拓思寻求苦闷排解，那是不是可以直接找纯哲学书籍来阅读，比如叔本华，比如柏拉图或苏格拉底？格非顿一顿，说：“先锋小说怎样以技巧闻名于世，都无法掩盖其语言上的抒情性，我将其总结为‘逃离’。在另一意义上就是奔向。正如‘放弃恰恰意味着一种恪守’。文学小说中的诗性，与日常生活的空洞乏味，恰恰构成了某种眺望的姿态。哲学阅读需要循序渐进。没学会走路你怎么奔跑呢？不如先好好读一读中国的《庄子》吧。”“获求知识的途径，何必舍近求远”。

翻看《博尔赫斯的面孔》。格非写散文，文字仿佛美丽春雨，细细密密，丝丝缕缕，平静湖面泛起涟漪，雨丝遮掩着参差楼阁屋宇，读着读着会生出一点点忧郁来，优美的诗意文字，让人不由自主裹挟进江南小镇弥漫的雾气中去。我喜欢《乡村教育：人和事》里面这样的句子——“密密的桑叶筛出的清幽之光，既非一览无遗的‘明’，亦非绝对的‘暗’，妙在明暗之间，与外在世界隔又未隔，幽会的双方既在世界的中心，又在世界之外……”；喜欢他在《乡村电影》里面引用的本雅明著名比喻——“一张巨大的网撒在水中，拉起来却什么鱼也没有，唯有水滴在阳光下闪闪发亮……它是记忆中不可磨灭的一个个瞬间。”也喜欢格非在游记故事里描述去印度，去安哥拉……让人身临其境，文字诙谐幽默，带了点点酸楚。格非文字的功力与魅力，在这本非小说文集里尽情显现。



半个世纪的文化追求

——读《蒋星煜文集》

◎ 钱汉东

去年深秋时节，《蒋星煜文集》出版，蒋星煜先生公子金戈兄在第一时间专程送我，手捧这部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、皇皇八大卷本的巨作，我心潮起伏，敬佩之情油然而生。

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我断断续续、反反复复地翻阅《蒋星煜文集》。此文集内容主要分学术与文学两类，学术卷涉猎领域较广，其内容涵盖戏剧、评论、历史、社会、书学、文献学等诸方面，其中不少是别人很少涉及、具有开创性的；文学卷编入历史小说、回忆随笔、文坛杂记等作品。95岁高龄的蒋老从发表处女作《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》开始，一直笔耕不辍，累积作品总字数超过3000万字，可谓洋洋大观矣！在这3000万的字里行间，我分明看到了蒋老的勤奋、执著和毅力；看到了蒋老的思虑、思考和思想……3000万字，谈何容易！但我能想象，当先生手捧这些著作时，所有的辛苦会化作无限的幸福，还有什么比丰收更令人喜悦的呢！

蒋老是古典戏曲名著《西厢记》的研究权威，还是海瑞研究学者。他将自己的书斋取名为“西海书屋”。西者，古典名剧《西厢记》；海者，明代清官海瑞是也。如《西厢记》研究，他除从思想、艺术上入手之外，还在版本、文献学上狠下工夫，弄清了有关《西厢记》流传过程中的诸多沿革、枝蔓问题，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创举。有关海瑞的研究，不仅影响了蒋先生的人生，也影响了中国当代史的进程。蒋先生感慨地说：“研究海瑞，一开始坐了三年冷板凳，写出了历史人物传记《海瑞》。1957年于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。1959年，据说当时毛泽东主席提出，要大家学习明代清官海瑞的刚正不阿的精神，海瑞忽然成了大热门。《解放日报》请我写《南包公海瑞》和《李世民与魏徵》的文章。可是‘文革’一开始，这两篇文章即被打成‘大毒草’。凡是提到海瑞的都遭殃，这篇文章自然也埋下了祸根，从此陷入苦难的深渊，被批斗、隔离，家庭也遭株连。所幸的是当时的领导主动承担了责任，才使我勉强过关。直到‘文革’噩梦结束，在《解放日报》老总编辑魏克明再三叮嘱下，写了《魏徵精神何罪之有》。刊发时，魏克明在病榻上还专门为此文写了‘编者按’。”

《蒋星煜文集》第六卷中《我的童年》吸引了我，它让我看到了苏南小县城溧阳的湖光山色、人文景观和生态环境。在这篇文章中，蒋老写出了封建蒋氏大家庭的伦理和规矩，也极为生动有趣地展示了他的成长轨迹。蒋老的性格比较正直、倔强，原来是受到晚清秀才外祖父的影响。如有一次外祖父看见警察揪住卖青蛙的农民训斥，并没收了一篮青蛙。外祖父就责问警察拿去做啥？警察道：做下酒菜。听闻此言，外祖父随手推着警察走，迫使他去河边放生，一个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正直的品格跃然纸上。联想到今日社会中某些城管的所作所为，不禁让人感叹！

蒋老不世故，也不圆滑，如今虽年事已高，但遇到问题依然敢讲真话，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刚正不阿的秉性；更难能可贵的是，蒋老长年累月地守望中华传统文化，并作出了不凡的贡献。

新书推荐

◎ 边纪

《人类的群星闪耀时》(奥)斯蒂芬·茨威格 著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

涌动着匪徒、探险家、叛乱者兼英雄血液的巴尔沃亚成为第一个看到太平洋的欧洲人；仅仅一秒钟的优柔寡断，格鲁希元帅就决定了拿破仑在滑铁卢之战中失败的命运；七十多岁的歌德像情窦初开的男孩爱上了十几岁的少女，求婚未遂之后，老人在萧萧秋色中一气呵成地创作了《玛丽恩巴德悲歌》；流亡国外的列宁不顾自己的荣辱毁誉，乘坐一列铅封的火车取道德国返回俄国，十月革命就这样开启了历史的火车头……

《谈话的泥沼》陈丹青著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陈丹青首部访谈集，了解艺术、文字之外的陈丹青。陈丹青以绘画和写作闻名，最显个性的却是其言语机锋，本书收录陈丹青受人采访、与人对谈的文字整理稿，相较于他的散文写作，更加率性、自由而真实，是了解陈丹青的写作、绘画和个性最好的文本。访谈指陈现实，也反映社会。陈丹青与人对谈或受人采访，往往直指社会现实，给人启迪。比如陈丹青与王安忆的对谈，两人的思想和学识互相激发与阐释，读来很有收获。“非典”时期，王安忆与陈丹青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，围绕着影视与小说，进行了一场深入的对话，对谈文字稿长达五万余字，曾连载于《上海文学》，现已很难找到，经王安忆同意，本书全文收录，此次对谈极具知识性和思想性，如陈丹青所说，也是“了解、探究一位小说家的好文本”。这是一本有内容的对话录，同时也是对对话本身的思考。

《革命时代的士大夫》，孙郁 著，三联书店

作者在教书之余，陆续用了两年时间写出此书。他想通过汪曾祺，来写一群人，沈从文、闻一多、朱自清、浦江清、朱德熙、李健吾、黄裳、黄永玉、赵树理、老舍、邵燕祥、林斤澜、贾平凹、张爱玲等，在革命的时代，他们有着挫折的体验，不都那么冲动，还有士大夫的遗传在。作者以传主的生活和创作经历为经，以时代背景、同时代的作家及传主的师友为纬，从现实和精神层面深入剖析了汪曾祺的创作观和文学价值。书中文笔有学者的严谨，分析细致深入，有很强的学术价值；同时，避免了学院文章的枯燥、单调，有很强的感染力。

《回忆是种淡淡的痛》龙应台 蒋勋 等著，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人们对往事的记忆就像锁在不同抽屉，舍不得丢的杂物，随着岁月的堆垒而尘封。不经意间打开，那如同隔世的旧事，便如飞舞的精灵扑面而来，那岁月里的爱情、亲情、故土、童年，如生命的衣裳在脑海里清晰浮现，青春不再永驻，苦难无法抚平，唯有满怀希望坚持前往。龙应台、蒋勋等一流名家携手，用真心缝补生命的衣裳，让我们共享人生盛宴。《回忆是一种淡淡的痛》不仅仅能够让我们找到深藏于心灵褶裙深处的震撼，更能找回久违的温暖于心的梦想。